

海南乡土文博馆：一馆寻古今 乡士觅乡愁

■ 见记者 吴心怡 本报记者 刘婧姝



乐东西黎民族文化展示馆展出的黎族陶器。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铲谷斗、椰子碗、藤篮、春米棍、木臼……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这些黎族传统农耕用具，被一一陈列在黎族船形屋遗址文化园里，散发着古朴自然的气息。这些老物件寄托了乡亲们的美好回忆，也吸引着游客们前来打卡。

茅草屋变成活历史，深山里建起乡土文博馆……近年来，海南各地涌现出越来越多乡土文博馆，其中既有洋溢着乡土气息的村史馆，也有充满了海洋印记的博物馆，还有饱含着民俗记忆的非遗文化馆等等，它们逐渐成为乡村旅游极富魅力的人文风景。

唤起情感共鸣 文博馆凝聚乡愁

乡愁，往往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乡土文博馆的出现则是二者的载体。

据有关数据显示，海南共有博物馆38座（其中，国有博物馆18座），公共图书馆24座，文化（群艺）馆23座，艺术表演场馆15处，乡镇（街道）文化站219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638个，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380个。而以乡土文化为主题的文博馆，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为人们打开一扇认识海南文化历史的窗户。

如果说坐落在闹市当中的博物馆、图书馆，是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那么散落在各地的乡土文博馆则是一条条指向基层输送文化养分的“毛细血管”。

各地因地制宜建设乡土文博馆，通过实物、史料，以及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展示乡土文化、非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留住逐渐消散的乡村记忆，滋养着乡亲们的文化生活，也向外界展示着不一样的乡土魅力。

以洪水村黎族船形屋遗址文化园为例，它建在船形屋遗址上，共有怀旧时光馆、锦绣时光馆、纯恋时光馆、四季馆4个展示馆，是对黎族精神家园的“重塑”。

本质上讲，洪水村黎族船形屋遗址文化园应归类于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首先服务的便是当地群众。

洪水村地处霸王岭山脚，是黎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早年间，洪水村保留约78间“金”字形船形屋，该建筑群落占地面积约1500亩，这个规模在海南十分少见。村民整体搬迁后一度面临空心化，常年无人居住的船形屋也破烂倒塌了不少。

船形屋保留着黎族民居的传统营造技艺，堪称黎族文化的“活化石”。对老一辈而言，船形屋承载着祖祖辈辈的生活记忆。他们虽然已搬离船形屋住进平房，用上了现代化的农耕用具，但文化的根与源仍需要保留。

这里不仅是当地百姓的精神家园，乡愁也在此有了更具体的寄托。在怀旧时光馆里，质朴的黎族传统农耕用具陈列眼前，让人仿佛看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旧日时光。如藤衣篓，用于黎族妇女外出劳作时放置衣物，这里展示的每件器具都被贴上了标签，时刻向大家还原着过去的生活场景。

另外，展示馆内还应用声光电技术，将制陶、藤编、酿酒、织锦等技艺展现得更具体、更声情并茂。



海南椰雕文化展览馆的展品。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弘扬非遗之美 体现民族魅力

各种各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海南文化的一大特色，非遗来源于生活，融入于生活，其发展离不开当地的文化土壤。植根于乡村土地之上，在海南，不少乡土文博馆以地方非遗为主题，展示着非遗独特的风情。

在文昌市东郊镇航天大道旁，背靠万亩椰林，坐落着一座海南椰雕文化展览馆。馆内藏有千余件椰雕作品，主要以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椰雕工艺传承人符史琼所制作的椰雕作品为主。栩栩如生的鹤、惟妙惟肖的耕牛、工艺精湛的各类器皿……不起眼的椰子壳也能成为艺术品，在展览馆里细细观赏，感受独具海南特色的椰风海韵。

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项目300多项。其中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积累的非遗是海南乃至全国的宝贵财富。

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西黎村，一眼就能看见一个土黄色的船型建筑，这就是海南第一座村级博物馆——西黎民族文化展示馆。

牛皮凳、树皮衣、鼻箫、蓑衣……在这座面积不大的文化展示馆里，密密麻麻地陈列着许多黎族老物件，门类齐全丰富，有数千件之多，涵盖着黎家百姓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数百件各式各样的黎锦书写着黎家文化，闪耀着非遗独特的光彩。如果幸运，游客还可以亲眼看到黎锦的制作现场，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除了这些小众的乡土文博馆，群众艺术馆也承担着弘扬非遗的职能。据介绍，目前我省共有23个群众艺术馆，“通过在群众艺术馆开设非遗相关的活动，可以更好地宣传普及非遗，扩大非遗的影响力。”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共文化处（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说。

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发源路的儋州市文化馆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化馆，获得传统音乐“儋州调声”、传统技艺“晒盐技艺（海盐晒制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该文化馆还打造了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对公众长期免费开放，通过图片、音像和实物等多种形式让游客“一站式”参观儋州国家级、省级、市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能感觉到气氛很欢快。”在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来自江西南昌的旅客刘晓昀第一次听到了儋州调声，这让她对儋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呈现民俗风情 延续乡土文脉

乡村是民俗文化的重要源头，而乡土文博馆就是将这些民俗风情呈现给游人的窗口。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独特的乡土节庆、习俗，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在琼海，有一家十分特别的文化馆，叫作公道文化馆。外地游客也许会发问：何为“公道”？

从字面上看，“公道”就是公平公正的意思。20世纪中期，当地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人们就想到可以将家禽“凑份子”解馋，如此就能在大家经济承受的范围内饱口腹之欲，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饮食文化。在琼海公道文化馆，游客可以阅读关于“公道”的介绍，也可以亲自上桌尝试。“这里没有筷子，因为吃‘公道’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家围桌而坐，直接上手抓取簸箕中的美食，特别热闹。”游客张正说。

位于三亚天涯区南边海渔村的三亚疍家文化陈列馆，如今已成为一个“网红打卡点”，远远看去它的造型像一艘渔船。走进去，可以看到这里分成了沧桑岁月、生产生活、民俗服饰、咸水歌等8个疍家文化展区，包含了捕捞工具、渔船模型、渔民服饰等上千件藏品，展示着疍家渔民独特的民俗。步入其中，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海上人家”的独特生活。

我们为什么需要乡土文博馆？它是一段来路，记叙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它是一方归处，无时无刻为百姓带来深切的归属感。在这片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土地上，乡土文博馆串联起昔日与今天、过往和未来，以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将一方水土的故事传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乐东大安镇西黎村的西黎民族文化展示馆。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如何让乡愁成色十足？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见习记者 吴心怡
通讯员 吕庆沼

乡土文博馆，携带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寄托着一隅百姓的乡愁记忆，是乡土图景的真实载体。分布于海南各地的乡土文博馆或许规模不大，或许名气不显，却都尽职尽责地屹立着，展示着琼岛这片土地的故事，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与情感纽带。

乡土文博馆的出现是“文旅融合”落地乡村的生动实践，更是服务于游客的精神需求。记者观察到，随着乡村旅游进入新阶段，游客的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大家不再轻易满足于在青山绿水之间走马观花，而是希望通过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触摸文脉肌理，让走过的每个村，都成为一份独特的记忆。

以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洪水村为例。2020年，昌江政府为了保护传统古村落，提出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做法，引进企业，将24间船形屋进行修复。其中，14间用于“黎花里”文旅项目“黎花二里·时光里”民宿客房，4间用于展示，其余的则用于卫生间、前台、管理用房等。时光里民宿投用后，游客不仅可以观赏船形屋，还有机会住进船形屋。

不仅如此，乡土文博馆还能唤起游客的共同乡愁。与一众“网红打卡地”不同，洪水村黎族船形屋遗址文化园作为王下乡一张文化“名片”，正发挥独特优势，形成保护、传承及文旅融合的完整体系，不遗余力展示黎族文化魅力，妥妥“圈”住游客。

事实上，在乡村建设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既要传承乡村历史文化，也要发展乡村的现代文化。让乡村文化汇入历史的河流，源远流长，如此，才能留住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凝聚一代又一代人对乡村的情感。

原洪水村驻村第一书记吴永壮驻村两年来观察到，大多数游客是为追寻乡愁、追寻黎族特色文化元素而来，游客来到洪水村后，会参观展示馆，倾听解说员对黎族文化的解说。

乡土文博馆最终落点是文化。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但文旅融合不仅仅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业态和旅游产品的融合。

洪水村黎族船形屋遗址文化园则紧紧围绕这一要点，将乡土文博馆融入旅游路线，通过展览、解说、体验等方式向外游客传递当地文化信息，与民宿、稻田休闲区、灯光秀等旅游产品相得益彰，既让游客感受到了黎族文化的魅力，也为乡村带来了流量。

当然，旅游市场的新形势和新需求仍然在不断变化。如何应对？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潘志新认为，需要紧紧抓住不求大而全，但求小而精这一重点。比如在旅游产品方面进行提升，让游客能产生记忆点，既有面向普通游客的观光体验产品，也有面向研学、研修等群体的高端旅游产品，努力打造具有更长生命周期的特色文旅产品，提升旅游发展的综合效应。

留客渡 与蔡家大院的温情

■ 何杰华

坐落在琼海市博鳌镇的留客村被誉为“侨乡第一村”，这第一村里的蔡家大院又被誉为“侨乡第一宅”。凭什么称第一？

这故事，得先从乐会县城（古县名，曾并为琼海县）的消失与留客村的温情说起。

秀水出名山，五指孕万泉。从五指山奔涌而出的万泉河一路跌跌撞撞，逐渐平静，缓缓流入琼海，最后在博鳌与九曲江、龙滚河汇成湖，流入大海。

随流而来的泥沙在下游沉积出了大大小小的江心洲，悄悄地在折弯处便冲出了“乐城岛”，岛上便是消失在历史深处的乐会县城。而在那样一个舟船往来的年代，入海口处因河水深且适合停泊船只，便自然而然形成了渡口，依渡便建了村。

有时天色较晚或偶遇风雨来袭，村民总会热情的挽留无法渡河的客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你都是客，你都可以留，于是这渡口便成了“留客渡”，这村便被叫作了“留客村”。

客留客去，“留客村”的人们比别处更早地听说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外面的精彩，于是便有人开始试着通过渡口“下南洋”，由“留客村”的主人成为了“去番”的“番客”，三十年渡口以北，三十年渡口以南，历史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环。

这蔡家大院的蔡家森便是这群番客中的一员。和很多“番客”一样，在海外事业有成的蔡家森自始至终未曾忘记自己的家乡，尽管在海外有众多庄园和地产，但他仍选择回到这里，番客回到了留客村，第一人回到了第一村，于是便有了这第一宅。

留客村的温情有了最甜蜜的回报。

所谓大院，核心便在这院子。院子，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所在，院子是内部与外部空间上的过渡，在中国人的心底里，没有院子的房子，是没有灵魂的。

去番的蔡家森，和三个弟弟一起，带着一整船的银洋衣锦还乡，回到留客村，兄弟四人每人建了一座宅子，这些宅子自成院落，又彼此相依，它们一起成为了侨乡第一宅蔡家大院。



博鳌留客村蔡家宅。本报记者 袁深 摄

蔡家大院，除去兄弟四人的私人宅院外，另有共享的学堂、祠堂、关公堂，不出大院，便能把一家大事小情悉数妥善处置，这就是中国人的家的魅力所在。

大院一色的青砖黛瓦，朴素典雅，彩色的琉璃、点缀的猩红墙漆，成了点睛之笔，让向来主张低调的中国传统民居在院落内悄然绽放。

主宅是蔡家森的院落，这里的天井是传统的，四水归堂，肥水不流外人田，海南人叫这种院落为“空天院”，是人与天之间的一次交汇。局部的骑楼结构又是外来的，回廊的设计避开了烈日与风雨，也打通了内部50多个房间的社交空间，传统与舶来的合作，让这座宅院格外出彩。

“公道守信千古业，婆言勤俭万年兴”，这副挂在宅子内济阳堂处的楹联，初看时，以为是强调公道、守信与勤俭，细究才发现这里的“公”和“婆”是阿公和阿婆。楹联暗含哲思：阿公说道，我这个生意人，凭的守信二字；而阿婆则说，你再有钱，也要勤俭持家。

这样的家，自然是令人眷恋的。1971年，病逝于印尼的蔡家森，临终前他把全家人叫到跟前叮嘱：无论世事发生什么变化，也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留客村的祖宅祖根。树高千尺不忘根，海南人对家的眷恋又何止一宅一院，离不开的是熟悉的乡音和无拘的嗓门。古往今来，留客渡不知迎来了多少人，留客村又不知送走了多少人，这蔡家大院见证的是一段壮阔的华侨史，也是一份浓浓的故乡情。